

难忘陆老

李国强

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打来的电话，说陆学艺老所长已于 13 日逝世。我心里不禁一怔：又一位良师益友走了。

陆老是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和社会学学者。在我与陆老见面之前，就听中国社科院同志讲，1986 年 6 月 10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过：“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9 页）这位专家就是陆学艺。

陆老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到山东省陵县开展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调查研究，任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组长，并兼任县委副书记。此后不久，陆老调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从此，“三农”问题和社会学研究就成为陆老专攻并卓有成就的学术领域。

1997 年 7 月 4 日，陆老率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何秉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谢曙光和朱建毅来江西，出席《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景德镇卷》首发式。陆老是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组负责人，而我和景德镇市委书记汪宗达是“景德镇卷”的主编。

首发式在景德镇市委礼堂举行。当晚，市委书记舒晓琴设宴款待陆老和我一行，席间气氛活跃，高潮迭起。酒过三巡，陆老对舒晓琴说：“书记，你唱一支歌，我喝一杯酒，好不好？”或许是因为陆老齿德具尊又

平易近人，或许是新书的出版发行让这位女书记特别兴奋，或许是共同的县委书记的经历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舒晓琴欣然接受“挑战”，立马起身，扯开嗓子就唱。而每次歌声一落，陆老一杯老酒就下肚，一时间，歌声绕梁，酒深似海。当唱到第11支歌时，舒晓琴唱的是京剧《红灯记》中铁梅“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的唱段。此时，我担心陆老过量，看看时间也不早了，接下来还要开座谈会，便对陆老悄悄耳语：“人家要打‘豺狼’了，咱们赶快退场吧！”陆老便笑着对舒晓琴说：“书记，今天算我输了，喝完这杯，再罚一杯。”说完连喝两杯，宾主尽欢而散。

我不知陆老的酒量，尽管是小杯，但十几杯四特酒下肚，竟无醺状，依然精神抖擞，谈笑风生。在座谈会上，陆老口问手记，思维敏捷，令人佩服。

5日，我陪陆老从景德镇到庐山。6日中午从庐山到共青瞻仰耀邦墓后回南昌。下午与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及赴乐安流坑村调查的同志座谈。

我先简要介绍省社科院和社会学所情况，陆老与大家交谈，发表了许多真知卓见。陆老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大变革时间，为社会学研究创造了极为难得的条件。他介绍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建设、队伍建设和国情等重大社会问题调查等情况，强调加强中国农村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大有可为。他说，谁肯下功夫，谁就能取得成果。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期望青年社会学研究工作者，不要浮在上面，要沉下去，要多跑基层，立足国情，为中国社会学建功立业。他说，40岁以前不急于著书立说，厚积薄发，必能成功。

交谈中，有的同志担心研究社会重大问题，容易于现行政策碰撞。

陆老风趣地说，探索贵在创新，要解放思想，直面现实，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过，政策研究有时也要“钻空子、闯黄灯、打擦边球”。引得满座欢笑。陆老建议，诸如庐山管理体制、划小行政区、以市带县等，都是眼下可以做的课题。有作为才有地位，出成果才有说服力，社会学研究所应该成为社科院领头的研究所之一，为江西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要充实加强江西社会学研究力量，中国社会学大有搞头。他还赠我《21世纪的中国社会》、《1996-197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等著作。他还希望江西社科院发挥省委政府“外脑”和思想库的作用，编辑年度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

一路上，陆老还动员我改行研究社会学。他说，他原是学哲学的，现在搞社会学研究，你是学历史的，也可以逐步转到社会学领域来。

古人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陪同陆老的三天，我如进了一次社会学培训班，受益匪浅。采纳陆老的意见，我院向省政府报告，并得到批准，开始编辑《江西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后改为《江西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一年一本，延续至今。1998年夏季，江西发生特大洪灾，抗洪斗争告一段落后，我即组织精兵强将深入抗灾第一线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有份量的调研报告，为灾后重建献计献策。我本人和社会学研究所马雪松同志，撰写并出版了《狂澜中的守护》一书。1999年4月，我院又组织实施调查研究月，陆老的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间。

1998年5月中旬，由陆老策划并主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树仁学院举办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

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陆老指定我出席会议并担任小组召集人。我以文与会，以文交友，与陆老等再次聚首。陆老在闭幕讲话中，希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年会能在江西召开，我欣然接受。只可惜，次年我调离省社科院，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不过陆老对江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一直保持着联系和指导。

10年后，我与陆老第三次见面。那是2008年9月，陆老已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退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我则从省科技厅厅长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陆老退而不休，这次是偕夫人到江西考察林业改革，并顺便去九江为岳父修坟。19日，他先到省社科院和省林业厅了解情况，20日由我全天陪同，到武宁县和九江市。

虽然10年未见，陆老仍一如当年，精神矍铄，谈锋甚健。我们一清早便驱车直奔一年前温家宝总理考察过的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县林业局负责同志和村支部书记余绵水带着我们走过“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的巨幅标语牌，来到一颗巨大的红豆杉树下，陆老坐在总理坐过的长条凳上，详细询问林改和老百姓的反映，了解温总理考察情况。

陆老手里始终拿着笔记本，边问边记。离开长水村后，又看了两个自然村，我们再到县宾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武宁林改及政策实施情况。

武宁县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均水田0.7亩，山林十几亩。近年40%的农民外出打工，60%的家庭靠林业收入。我们走过的3个自然村，农民基本上种粮只供自己吃。林改前，山林无人问津。县委把林改作为“书记工程”，通过分片、划组、到户、抓阄，

明确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济，规范流转，效果较好。温总理说：“要象当年宣传小岗村一样，宣传江西，宣传武宁。”温总理还挥毫写下“山水武宁”的题词。

陆老一路看得高兴，问得仔细，记得认真。他说，武宁做了一件大好事。全国现有 18 亿耕地，43 亿亩山地，上世纪 80 年代的林业改革导致森林大砍伐，所以中央一直压着山林不让动。但捂着总不是个法子，18 亿亩耕地还会减少，林改从分田到户发展到分山到户，很有意义。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研究农业问题，林业改革是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江西武宁提供了一个思路和成功经验。

在车上，陆老与我共话衷肠，他说，你也要研究林改问题。这让我汗颜。10 年前，遵从陆老的意见，我的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就因调入省科技厅而中止。现在温总理考察武宁林改一年了，陆老年逾古稀，不远千里赶来考察，我却身在江西，无动于衷。精神状态，学术热情，都与陆老相距甚远。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陆老为我树立了榜样。

一路上，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我说，这些年，我虽然离开了理论战线，但社会学的重要文章，我还是经常阅读的。你几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首次把中国现在社会划出十个社会阶层影响很大，据说遭到了质疑是吗？陆老笑笑说，十个社会阶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人说我们的排序有问题，把工人阶级和农民贬到底层去了，与官方意识形态有矛盾。我坚持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可以探讨，但与政治无关。我说，这是否就是你说的“钻空子、闯黄灯、打擦边球”呢？陆老莞尔一笑，说现在学术生态环境比较宽松，人们的顾虑也越来越少了。

我们就这样海阔天空地聊着，越聊越投机，陆老兴趣盎然，毫无倦意。聊到官场腐败，他说，官场的腐败导致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但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当年罗斯福搞新政，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搞到上世纪60年代才搞成，中国30年就差不多了。你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比日本的都好啊！朱镕基总理一口气让几百万工人下岗，美国布什总统想都不敢想呀！

聊到农村建寺庙、续宗谱盛行时，陆老脱口而出：“建寺庙，修道观，总比开妓院赌场好；修谱寻根，劝人学好，修吧！”陆老洞察社会，目光不凡，对国家、对民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是古人所谓“可作生民主，能为帝王师”一类的人物。

陆老夫人姓吴，是九江市人。我们结束武宁的考察赶到九江时，已是黄昏时分。陆老与等候在宾馆的吴氏家人汇合，准备明天为老爷子修坟。我邀他们共进晚餐，席间边吃边聊，气氛极为融洽、温馨。

这一天，让我再次认识了陆老，既看到了这位大学者考察林改，关注社会的拳拳报国之心，也看到了他之为人夫、为人婿的殷殷行孝之情让我对陆老频添了几分敬意。

分手时，浔阳夜色正浓，我和陆老虽未泪湿青衫，确也依依惜别。如今，陆老驾鹤西去，我再次翻阅他的赠书，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文库《陆学艺文集》，凝视看封面和扉页上陆老那睿智、良善、和蔼的笑容，他不仅印制在书本上，也定格在我的心中。

2013.6.3